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二四回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

且說潼關這邊，連傷四將，全是現任職官。總鎮一看這番光景，也覺招架不住，打算親自出馬。這邊殿將將軍，拉棍跑將出去。那邊是雷英出陣。一個是在馬上，一個是在步下，韓天錦用盡平生之力，大山壓頂往下一砸，雷英用刀橫著往上一迎，他如何架得住天錦這一棍？二臂一軟，連刀桿子帶棍，往下一砸，砸了個腦漿迸裂。總鎮見了，□分歡喜，吩咐一聲催軍，畫鼓亂敲，以振軍威。韓天錦也不懂得那些事情，仍然拉著棍，在那裡亂罵。雷英這一廢命，襄陽王很覺著有氣，傷了他一員大將，又問哪位出馬？仍是金鞭將盛子川催馬向前。他見雷英被這廝一棍打死，算計主意，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擒。自己一催馬，韓天錦舉棍就打，盛子川用膝蓋一夾馬肚，那馬斜著一搶上垂首，韓天錦這棍空磕，力氣使的太大，當一聲，砸在地上，往前一栽，盛子川一翻背，用鞭對著韓天錦打將下來。不料韓天錦一棍打空，也是在氣惱之間，用右手一掃，吧一聲，正掄在那馬後胯之上，盛子川的鞭，剛一黏背脊，他就從馬後摔下去了。韓天錦一翻身，叭一棍，將他砸的骨斷筋折。這邊是仍催打軍鼓。那邊三手將曹德玉帶馬出陣，韓天錦是個渾人，想出一個渾招數來，馬還未到，單手用棍，向著馬腿就是一棍。曹德玉拍馬向前，還未能近身，剛要帶馬斜著一跑，竟然躲閃不開，「咔嚓」一聲，馬的前腿已折，曹德玉早就用蹬躡下馬來，不敢交戰，往回裡就跑，被韓天錦追上，一棍打死。總鎮一聲令下，鳴金收兵。韓天錦還算懂得，拉棍回身就跑，剛一回隊，也不會說什麼，就奔于奢那裡。魯士杰也趕過來，說：「大小子，你連殺了他們幾個？」韓天錦說：「殺了三個。」忽見那邊紅門旗往兩旁一閃，咕咚一聲炮響，閃出一員大將。鍾雄說：「哪位將軍出馬？」言還未盡，韓天錦拉著棍，又跑出去了，他本是大渾小子，打算是出去就贏哪，可巧正遇見敵手了。

原來，寧夏國的曹雷見王爺這裡連輸了三陣，他拍馬衝上陣來，見又是韓天錦出陣。天錦見這個人，如若跳下馬來，也有一丈開外身軀，金盔金甲，烈燄袍，獅鬚帶，繡花戰靴，面如赤炭，紅眉金眼，雙插雉尾，翎飄一對狐球，跨下一匹胭脂馬，鞍轡鮮明，合著一對八楞紫金錘，勒馬帶錘，臨場討戰。韓天錦一到，曹雷說：「來將通名。」韓天錦答言：「我叫爺爺。」曹雷說：「匹夫滿口亂道！」韓天錦舉棍就打。曹雷使雙錘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往外一架，就聽「噹啷」一聽，韓天錦撒手扔棍，震的虎口疼痛，往後退出好幾步去。曹雷錘沉力猛，要不是馬快，韓天錦性命休矣。曹雷得手旋轉馬來一瞧，天錦早就敗下陣去，並不追趕，復又叫陣。鍾雄問：「哪位出馬？」神刀手黃壽拍馬向前。二人見面，通了名姓，神刀手黃壽把刀就刺。曹雷用單錘一掛，「噹啷」一聲，撒手扔刀，二馬一錯，曹雷把右手錘往左肋下一夾，伸右手把神刀手黃壽從馬上抓將下來，往地下一摔。嘍兵過來，將他捆上。仍又過來討戰。這邊花刀楊泰出馬，二人交手。楊泰使的是青龍僵月刀，剛往上一遞，他也是照樣，右手錘往外一掛，花刀楊泰不能抵擋，撒手扔刀，又被他提過去，往地上一摔。嘍兵捆起來，搭往那裡去了。復又叫戰，鐵刀大都督賀昆、雲裡手穆順，一個在馬上，一個步下，二人一齊出陣，馬上的是一口闊扇板門大砍刀，一個是一口單刀，穆順跟著賀昆馬後，心想著要暗算敵人，馬臨切近，早就看見賀昆刀對著曹雷頂門就刺。曹雷用左手錘一掛，右手錘往下一砸，賀昆用刀一架，擊受不住，撒手丟刀，眼看著錘落下來了，一著急滾鞍落馬。叭的一聲，將那馬砸的骨斷筋折，喪在疆場，賀昆爬起來要跑，剛一起來，被曹雷手下削刀手擒住。穆順往起一躍有一丈多高，手中刀往下一就刺。曹雷把左手錘往鞍轡上一掛，右手錘往外一磕，噹啷一聲，把穆順的刀磕飛。曹雷一探身軀，伸手就把穆順的腰帶抓住，往上一提，橫擔在馬鞍轡上，旋馬便回，要到襄陽王前去報功。金鏑無敵大將軍于奢，拉著鏑出來，大叫：「叛賊休走！於將軍爺到了。」曹雷回頭一看，一撒手把穆順往地上一摔，叫人綁起來，一旋馬，與于奢碰在一處。見于奢身高一丈開外，黃袍黃臉，手提雁翅鏑。不容分說，往上就遞。曹雷不慌不忙，用錘一掛，當的一聲，將鏑磕開，用那錘一指說：「黃臉大漢，你要歸降我王爺千歲，不愁封侯之位，」于奢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！王爺也沒有我將軍大。」曹雷問：「你是什麼將軍？」于奢說：「我乃站殿將軍于奢是也，我若歸降你也使得，與你借宗東西。」曹雷問：「借什麼東西？」于奢說：「把你腦袋借給我。」曹雷一聽，氣往上一衝，撒馬掄錘。于奢用雁翅鏑對著他胸膛一紮，曹雷用左手錘往外一推，貼著鏑桿，右手錘對住鏑桿往上一撈，就聽噹啷一聲，將鏑頭砸彎回來了。于奢出世以來，沒吃過這樣苦頭，把兩隻手虎口震裂，前手實拿不住鏑桿，就剩一隻手，拉著鏑往回裡就跑，那鏑就像耙子一般，把地耙了兩道大溝。曹雷又見那邊出來一騎馬，上面一個小孩子，有□五六歲，穿著一身紅衣裳，拿著一對鑲鐵軋油錘，說：「我殺你來了！」用單錘往下一砸。曹雷倒不忍傷害於他，心想著用單錘一帶，將他帶下馬去。焉知曉兩錘一碰，頗覺沉重，剛剛的掛開頂門，就碰了自己的肩頭一下。緊跟著那柄錘打下來了，小爺用了個□分力，曹雷用平生之力，錘碰錘，往外一磕，噹啷一聲，並沒磕動，錘到頂門，往下一落，叭啷一聲，把曹雷砸了個腦漿迸裂，栽下馬來。小爺說：「殺了一個，還有誰來？」就見右哨，黑八卦旗一分，轟隆一聲炮響，出來了一個黑老道，黑衣服黑馬，黑頭髮蓋著黑臉，身後背定寶劍，頭挽道冠，手中抱定黑旗子，馬臨切近，一抖黑旗子，小爺落馬。那邊王鏑撒馬而出，迎面先就是一槍，老道一閃身，一抖黑旗子，王鏑落馬。又出來兩個步下的，謝忠、謝勇剛要施展暗器，被老道一抖黑旗子，二人栽倒在地。謝寬又出陣，老道一抖黑旗子，也躺下了。忽然起一陣大風，襄陽王鳴金收兵。鍾雄這裡，也撤隊回去。

鍾雄與蓋一臣進帳，議論軍情，陣亡四員偏將，叫人家生擒了九員大將，如何是好？非等蔣四大人到不行。次日與襄陽王下戰書，第□日開兵打仗。第八天上蔣四爺到，大家相見，鍾雄先行打聽陷空島的事情。蔣平把前後之事說了一遍，隨著就問潼關之事，鍾雄就把那邊有個妖道，怎麼生擒咱們之人，怎麼陣亡了四員副將說了。眾人一聽，全是焦急。徐良說：「我今天晚間，到他營中探探虛實再講。」艾虎、白芸生、劉士杰、呂仁杰、沈明杰、盧珍全都要跟去。蔣平、展昭說：「千萬小心。」用完了晚飯，天將二鼓，徐良說：「四叔要是見裡面火光一起，你們立刻點起兵將，殺奔前去。要是我們裡頭不得手，可就不放火了。」蔣平說：「是了，你們總要謹慎方好。」大家俱換夜行衣靠，出了轅門，直奔對面而來。這幾天那邊也挖了戰壕，也打起半截牆子，上面有人巡更。徐良一飛石，打一個人來，眾兵只顧看那人納悶，這七個人，全都躡將過去，繞至右營，從中軍帳後紮了一個窟窿，往裡一看，見一男一女，二人對坐談論軍務，卻是鐵腿鶴趙保與九尾仙狐路素貞。他二人由團城子被人家趕出來了，遂投奔了襄陽王這裡。路素貞想了個法子，怕自己一露面，有人認得，因此抹了一臉黑，披散著頭髮。那個旗子，就是迷魂帕。二人跟著王爺出隊，見曹雷已死，正是西北風，自己出陣，連拿了九將，收兵之後，犒賞三軍。依著王爺要殺九將，崔平、周通與趙保苦苦的講情，勸這幾人歸降，用涼水灌過，九人執意不降，現時幽囚後寨。都知道第□日，方開兵打仗呢。這日晚間，夫妻二人正講論九將的事情，趙保說：「他們在後寨幽囚，總不是好，倘若有人進來救出去，我們豈不白白費力。」路素貞說：「我們有這迷魂帕子，他們有什麼樣的能人，全不怕，等是日打仗，殺他們個全軍盡沒。我已改妝成神仙，他們都猜不著我們這個戲法。」外面徐良一拉大眾說：「裡面言語，你們都聽見了沒有？」眾人說：「俱都聽真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們到後寨，先救九將，然後放火，我與老兄弟盜她這個旗子，要動手之時，可全都把鼻子堵住。」眾人點頭。奔至後面，果然單有一個帳房，裡面九個人，都倒縛二臂，垂頭喪氣，一個個一語不發。徐良眾人把二□名兵丁盡都殺死，解了他們的繩子，說了來歷，九位各抄傢伙，又告訴他們堵住鼻孔，直奔路素貞這裡來。艾虎在前邊一嚷說：「後營失火！」路素貞抓帕子，同趙保往外一跑。迎面被艾虎給了一刀，趙保一閃就跑。路素貞過來，一抖迷魂帕，被艾虎一刀，正砍在旗桿之上，旗子落地，路素貞就跑。徐良先撿旗子。依著艾虎要追，徐良攔住不教追。趙保早被呂仁杰一鐵錘，把眼睛砸瞎，又被沈明杰一刀殺死。眾人撲奔後面，叫謝寬、謝忠、謝勇、沈明杰、呂仁杰給他們疏疏磔磔，千里火筒，上後面點草垛去。大家定下主意，全在金頂黃羅帳那裡會齊。餘者眾人，奔黃羅帳而來，迎面遇見巡更的人就殺，到黃羅帳五層圍牆，就是黃壽、楊泰、魯士杰不會高來高去，教他們三個人在外等著，餘下之人，躡將進去。到黃羅寶帳門首，往裡一看，襄陽王正同著崔平、周通議論後天打仗一事，又看旁邊，有許多御林軍校。徐良候至眾人齊都來到，往裡一躡，亂砍眾人，崔平、周通拉肋下寶劍，過來要與這幾個人對敵，徐良把迷魂帕子一抖，二人立刻栽倒在地。襄陽王剛要一嚷，被徐良

一抖帕子，王爺就栽倒在地。白芸生把襄陽王往背後一背，用抄包把臀一兜，在自己胸前繫了個扣兒。此時御林軍、崔平、周通盡皆殺死，大家轉身往外一走。就聽滿營中一陣大亂，四面八方鑼聲亂響，後邊火光冲天，鍾雄的營內號炮冲天，眾將殺奔前來。把寧夏國的人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。展昭、蔣平兩隊人馬，從左右夾攻來，蓋一臣由當中殺來。這一場大戰，只殺得天翻地覆，滾湯潑雪，轉眼間屍橫滿地。血水直流，悲哀慘切，鬼哭神嚎。這一陣非尋常可比，直殺到天光大亮，紅日東升。寧夏國的兵丁，跑脫了□不存一。路素貞趁此時亂兵之際逃竄，後來配了寧夏國王為妾，餘者有名將官，無一名漏網，俱死在亂軍之中。鍾雄、蓋一臣回歸大營，查點人數傷了二三□名兵丁，得來的刀槍、盔鎧馬匹、鑼鼓帳房、金銀財帛、糧草等物不計其數。拿來的襄陽王，蔣平給他髮髻內放上迷魂藥餅，解往京都，將迷魂帕子用火焚化。君山之人，暫且駐紮潼關。蔣平等押解襄陽王入都，進開封府見包公回話。將襄陽王釘鐐收監。

次日包公上朝，奏明天子，萬歲看明奏本，降旨欽封鍾雄為副招討，蓋一臣為正招討。所有開封府去打仗出力之人，征剿有功，加升二級。欽封劉士杰、魯士杰、呂仁杰、沈明杰小四杰六品校尉。君山出力之人員，實授五品校尉，于義賞三品護衛將軍。襄陽王交開封府審問，親供回奏。至次日包公入朝，替遞謝恩折子，然後請罪，因襄陽王縛上堂口一氣身亡，故此請罪。天子降旨，襄陽王已死，以往免究，死後按散宗室例埋葬。寧夏國打來降書順表，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。徐良奉旨完姻，馮淵奉旨完姻。閻正芳、王忠不願為官，賞了些金銀彩緞。潼關所有得來的東西，盡都賞賜兵丁，兵器等物入庫。鍾太保仍回君山，于義、于奢入都當差。為國死去的沈仲元、熊威、韓良，賞給四品俸祿，奉旨回原籍入葬。從此國家安定，文忠武勇，軍民樂業，五穀豐登，天下太平。